

集五第刊叢本劇 編主境男孔

乙
855.74
4404

: 鶴 黃

潘巧雲



行 印 局 書 界 世

潘
巧
雲

五
幕
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再版

刻本叢刊
第五集
潘巧雲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黃 鶴

發 行 人 李 煜 瀛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前記

我在這裏只提出幾個應注意之點：

一、潘巧雲這段故事，在水滸上是非常富於戲劇性的，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把它取為話劇的題材，我現在把它編成話劇。不過，要請讀者和觀眾注意，我編這個劇本，是以水滸作者的情緒為情緒的，雖然也少許加入了編者的情緒，但其基本方面，是循着水滸原作的情緒而發展的。這樣編法，有好處，也有壞處，甚至不為一般時髦的導演所贊成。但我決定這樣編了，就由它去好了。

二、我編這個劇本，和過去別人的改編潘金蓮和武松的故事，不論在動機上和目的上都不同的，這是一看就可以看出。我既不想把潘巧雲寫成一個革命的女性，也不想使她成為反封建的女英雄；我只是把她當作一個人類中的女性來寫的。所以希望讀者和作者對潘巧雲可不要寄以「非常」的期望，只把她當個「人」看就成了。

三、也許有人以為潘巧雲沒有潘金蓮潑辣，這是對的。但是要知兩個故事的男主人公性格是不相同的。潘金蓮的丈夫武大和潘巧雲的丈夫楊雄是不能比較的。

武大是闊茸，懦弱，醜陋，在在會造成潘金蓮的狠毒性。但是楊雄，除了有點昏瞶之外，性格上要比武大強到不知多少倍，而且潘巧雲若果如潘金蓮那樣對付楊雄，那楊雄是不會忍受的。所以在這上

面，潘巧雲和潘金蓮便形成了兩個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性格。

四、爲了使小說編成劇本，場面和時間必需有所改動，這是沒有辦法的。在這個劇本上，有許多地方也把原作的場面和時間加以改動了，這個希望讀者和觀衆不可用原作來衡量戲劇。

五、「翠屏山」這齣京戲，是相當通俗，而且也還時常扮演的。不過京戲上「吵家」一場佔的時間最長，其餘的「通奸」「殺山」都不很長，但是卻有不少的身段和武技表演，在話劇上卻是遺憾，辦不到這些地方。不過話劇和京劇根本是不同的，所以也不能用京劇的尺度來衡量話劇。

六我編這個戲，也用了兩個京戲的場面，如海和尚做夢，潘巧雲聽見烏鴉叫感到不祥，不過並不多，也只是試試看。

七、特別應當注意的是，第三幕第二場，我大胆地用了啞劇場面，沒有一句對白，完全用動作和效果來演出，是否能適合讀者和觀衆的胃口，這卻非我所敢斷言。尤其要看導演的手法了。是爲記。

第

一

幕

原书空白页

登場人物（以上場先後爲序）

趙大

錢二

酒保

楊雄

張保

石秀

小牢子三四人

軍漢數人

潘公

潘巧雲

迎兒

第一景

（深秋天氣，樹木已經有點枯凋了。在薊州城內，一條大街上。右面是一座臨街的酒店。酒店前面就是大街，直通

到左面去。酒店後面是一條小巷，這條小巷直通到大街上，在酒店的左面形成一個路口，不過觀衆方面是看不到小巷的，酒店的門窗都對着前面，窗子很大，可以看到窗前的座位。開幕時，酒店裏有炒菜的鍋杓聲，酒保的喊菜聲，客人的划拳聲。趙大錢二是「罵死羊」張保的手下，因為知道楊雄在出完差使後，一定從這裏過，先派他們倆人來哨探，並準備設計絆住楊雄，好搶他的東西。遠遠地傳來鼓樂聲音，趙錢二人在小巷口探頭探腦。）

趙大 來啦，來啦！

錢二 來啦，來啦！

（二人隱去。樂聲越來越近，迎將一個人來。前面兩個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不少緞子采繪之物。後面青羅傘下，罩着一個押獄劊子。這人就是「病關索」楊雄。楊雄在中間走着，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鞭法刀。原來才去市中決了人回來，許多朋友給他掛紅賀喜，送回家去，正從酒店門口過。）

酒保 （從酒店裏探身出來）節級恭喜，不進來喝兩杯？

楊雄 （哈哈大笑）多謝，多謝，改日再來打攪。

（酒保隱去。楊雄等已經走到路口，趙大突然從小巷口推出一張桌子攔住道路，錢二提著酒壺，放在桌子上。）
趙 節級拜揖。

楊 （停住腳步）你們這是幹什麼？

趙 （斟酒）特來給節級道喜，請喝小弟這一杯。

楊 （哈哈笑着，接過酒杯）多謝，多謝，怎敢要諸位破鈔。

（一飲而盡錢二也遞過杯來）

楊 適才我已經喝得太多，實在不成啦。

錢 這就是節級的，不是，難道趙大哥的酒好喝，我的酒是有毒藥的？

楊 （又笑）豈敢，豈敢！我喝，我喝！（接酒，喝訖）哈哈！多謝，多謝！

趙 哈哈！

（楊雄正待走動，只見從小巷裏撞出幾個軍漢來，由「鬬死羊」張保率領著。張保是薊州守衛城池的衛軍。帶來的幾個人和趙大錢二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。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，因為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，卻有人懼怕他，因此不服氣。今天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，便帶了這幾個沒頭神，吃得半醉，趕來惹他，而且先派趙大錢二來暗探，並設計攔住楊雄。張保撥開衆人，鑽過前面來。）

張保 節級拜揖。

楊 大哥來喝一杯。

張 我不要喝酒，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。

楊 我雖是認得大哥，可是一向不曾有什麼錢財往來，為什麼問我借錢？

張 你今天騙了百姓許多財物，為什麼不借我一些？

楊 這都是別人送我做好看的，怎麼是騙得百姓的？

張 騙得也好，送得也好，我一定要問你借幾貫使用。

楊 不借給你，你待怎樣？

張 不借給我，我今天就不放你過去。

楊 你這是不是來放刁？

張 我就是來放刁，你待把我怎樣？

楊 我與你軍衛有司，各無統屬。你管不了我，我也管不了你，你爲什麼這樣無禮？

（張保不應，便叫衆人向前一闖，張保說：「還不動手！」衆人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。）

楊 （喊叫）這些東西們不講道理。（卻待向前打那些搶物事的人，不想被張保劈胸揪住，背後被趙大錢二拖住了手，那幾個都動起手來，小牢子們見人多也不敢動身，只和他們撕掙和躲閃。楊雄被張保趙大錢二逼住，施展不得，解拆不開。正在鬧鬧中間，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，從左面上來，看見衆人逼住楊雄，動彈不得，旁邊雖然有人，沒人敢上前勸解。那大漢便是「拚命三郎」石秀，看了這種情形，心中不平，便放下柴擔，分開衆人，前來相勸。）

石秀 你們爲什麼打這節級？

張 （瞪起眼睛大喝）你這個餓不死，凍不殺的叫化子，敢來多管閒事？

石 老爺生來喜歡多管閒事，不容你這樣無禮！

張 有禮無禮，干你屁事！

（石秀大怒，焦躁起來，將張保頭只一擡，一交翻倒在地。那幾個幫閑的見了，卻待要來動手，早被石秀一拳一個，

都打得東倒西歪。楊雄方才脫身，把出本事來施展，一對拳頭穿梭相似，把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。小牢子們也動起手來。張保見不是頭，爬將起來，一直走了。楊雄忿怒，大踏步趕將去。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，楊雄在後面追，趕進小巷去了。石秀這時兀自不肯歇手，在路口尋人厮打。這時戴宗、楊林二人正在酒店內吃酒。戴宗、楊林二人在酒店裏談論。）

戴宗聲 真是一條好漢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壯士，壯士！
楊林聲 這個大漢的確難得。哥哥看他還在找人厮打。

戴聲 那位節級忒也無禮，爲什麼只顧去搶東西，把救命的人拋下竟自走啦？
楊聲 我們何妨把他勸到酒店裏來，免得闖禍。

戴聲 就此結識這個好漢也不錯。就叫酒保去拉他來吧。酒保，酒保！

酒保 您二位要什麼菜嗎？

戴聲 我們不是要菜，你快去把街口上的大漢請來說話。

酒 那個打人的漢子？

楊聲 不錯，不錯。

酒 我可不去。

戴聲 爲什麼不去？

酒 您看他這個兇勁兒，被他打一頓才倒霉哩！

楊聲 快去，快去！我這兒有賞。

酒 有賞？我就去。（從酒店門口出來）這兩位客官也是好管閒事。也不知要我把這位兇神請來幹什麼？

（觀望，見石秀還在前後找人打。）喂，您瞧，這小子還不死心，還在找人打哪。喂，漢子，你住手吧。

石 （不應。）

酒 （慢慢走過來，拉住石秀，石秀一舉手就要打，酒保一嚇，鬆手，跌倒。在地上連忙搖手。）別動手，別動手。我是來勸架的。

石 你是來勸架的？那些壞蛋都跑到哪兒去哪？

酒 （一面從地上爬起）算了吧，您別沒事找事哪。我們酒店裏有兩位客官請您

石 請我？

酒 正是請您。

石 我不認識什麼客官。

酒 （央告）您快去吧，（拉住石秀）我還要領賞呢。

石 不行，我還要賣柴，沒工夫陪人喝酒。

酒 （拉牢不放）祖宗，您非去不成。我來替您挑柴担子。等會兒就賣給我們店裏好哪。

石 賣給你們店裏？

酒 我管保一說就成，省得您再挑着跑啦。

石 這樣我就跟你去看看是什麼客官。

酒 好極啦，好極啦。

石 （向酒店走去） 我進去啦，你可不要忘掉我的柴担。

酒 您放心好啦，管保連一根茅草都不能少。等會兒叫我們櫃上付您柴錢就是。

（石秀踱進酒店去，因為戴宗楊林坐的地方遠，所以只能聽見說話聲，看不見人。酒保用力把石秀的柴擔挑起，挑到酒店裏來，一路「杭唷，杭唷。」剛剛進去，楊雄已經帶着那幾個小牢子趕上來。）

楊 剛才有人說進酒店去啦，是不是這兒？

小牢子 正是，正是。

（楊雄等擁進酒店去。石秀從裏面出來，走到可以從外面望見的桌子前面，楊雄和小牢子都圍過來。）

石 （作揖） 節級到哪兒去啦？

楊 大哥原來真在這兒。真把我找尋得苦，我哪兒不找到，你卻在這兒喝酒。

石 節級適才受驚。

楊 我一時被那幾個東西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如果不是足下相助，怎能出得這口惡氣。

石 我實在因為看不慣那些東西們以衆欺寡的樣子，所以打抱不平。

楊 我適才只顧去趕那些東西，奪取包袱，卻把足下拋下，很是無禮。

石 節級言重，理當追上那些東西們，好好教訓他們一頓。

楊 幸得這夥弟兄們幫助，依舊把搶去的花紅緞疋都奪了回來。只是找不到大哥。剛才街上有人說：「有人勸他去酒店裏吃酒。」我一聽得，特地急忙找來。

石 剛才才是兩個外鄉客人，因見我氣大，恐怕惹出禍來，邀我在這兒喝三杯，說些閒話，平平心氣，有勞節級各處找尋，很是慚愧。

楊 足下高姓大名，貴鄉是哪兒，爲什麼在蕪州？

石 小人姓石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，平生性直，喜管閒事，路見不平，就要去捨命相幫，因此人都喚小人做「拚命三郎」。因跟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，不意叔父半途身故，消折了本錢，以致流落在這蕪州賣柴度日。

楊 像大哥這樣一條好漢，怎會運氣這樣不濟？將來一定有些作爲。

石 還靠節級提攜。

楊 （四顧）剛才和足下一處吃酒的客人哪兒去啦？

石 他兩個是外鄉人，因看見節級帶許多人進來，只道是來相鬧，所以從後門走啦。

楊 這也難怪他們。（對衆牢子）多謝各位兄弟相幫，大家喝三碗再去。（喚）酒保！節級要什麼酒菜？

楊 趕快抬兩甕酒來，請大家每人吃三大碗再去。

石 是節級。（酒保搬酒到店門口，衆牢子爭搶吃酒完畢，小牢子等下。）

楊（與衆人招呼作別，謝謝諸位兄弟，回頭見。（轉向石秀）石秀三郎，你不要見外。我想你在這薊州一

定是沒有親眷，我今天就和你結義做個弟兄，你願意吧？

石 小人蠢笨漢子，怎敢高攀？

楊 你我都是外鄉人，在這兒相逢，實非偶然。況且適才若非你上來搭救，我一定吃虧。我實在是心裏感激你，想結交你，望你不要推辭。

石 這樣說來，多謝節級照顧。不敢動問節級貴庚？

楊 我今年二十九歲。

石 小弟今年二十八歲。就請節級哥哥上座，受小弟一拜。（石秀拜了四拜）

楊（二面扶石秀起來）酒保！

酒 啐！

楊 快安排酒菓上來，我今天要和兄弟吃個盡醉方休。

酒 啐！

石 不敢動問，哥哥在這薊州可還有什麼親人？

楊 別無什麼親人，只有一個渾家，和泰山一同居住。渾家倒也長得不怯氣，等喝完酒，咱們一同回去看她。

石 禮當拜望嫂嫂。

楊 兄弟在這兒既無親眷，從今天起就搬到我家去住，早晚有點照應。
石 多謝哥哥。

（內一陣喧嘩，楊雄的丈人潘公領了幾個人尋向酒店裏來。）

潘公（從左面上，轉身對內）你們先在這兒等等，我自己去找找。（轉身向酒店走進來。）這一羣王八羔子們，叫他們去找了半天，東也找不到，西也找不到；我說難道他會上了天，還是會入了地？幸而十字街口的趙老二告訴我，說你在這兒和人喝酒，我才一逕找了來。

楊（起立迎住）泰山來做什麼？

潘 我剛才正在家裏打坐，忽然聽見外面鬧鬧嚷嚷，我可是沉不住氣啦。走到大門口一看，見許多人都朝街口跑，我打聽一下，都說你在和人打架，被張保那小子欺侮啦。我一急，生怕出什麼岔子，便找了幾個弟兄，趕來找你。

楊 已經沒有事啦。多謝這位兄弟救護了我，把張保那小子打得見影也害怕。所以我邀這位兄弟酒樓上來喝幾杯，而且還和石家兄弟結義爲弟兄。

潘 好極啦，好極啦。

楊 泰山也同喝杯再去。

潘 好好，我就陪你們喝兩杯。

石 老丈請上坐。（讓潘公當中坐定）